

#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类型研究

丁志斌

(吉首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同属 SVO 型的英汉语言句子主要成分主语、谓语和宾语排列趋势基本相同,但名词修饰语语序存在很大差别。英语名词修饰语主要有“前置式修饰语”、“后置式修饰语”和“分隔式修饰语”三种模式;汉语名词修饰语基本上为“前置式修饰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后置式修饰语”与“分隔式修饰语”。从语序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视角对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进行比较与分析,有益于二语习得、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以及英汉语言教学与研究。

**关键词:** 英汉语言; 名词修饰语; 语序类型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8)01-0010-05

**Abstract:** SVO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all into the same language type, with their principle constituents “Subject (S)”, “Verb (V)” and “Object (O)” in a mutual arrangement, but their noun modifier word orders extremely differentiated. There are three modes in English noun modifiers such as “Pre-modifier”, “Post-modifier” and “Separated-modifier” while Chinese noun modifiers possess only one basic mode of “Pre-modifier”. Strictly speaking, “Post-modifier” or “Separated-modifier” does not exist in Chinese noun modifi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order typ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noun modifier word orders is of great benefit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Chinese language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English-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 well.

**Key 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noun modifiers; word order type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18.01.003

## 1. 引言

语序(word order)是句法结构成分的线性排序,是语言的直接表现形式之一。语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语序指各个层面、各种长度的语法单位和成分的排列次序,特别是句法结构的线性序列,而狭义语序指语素、词的排列次序。语言学界普遍认为,任何人类语言都有主语(S)、谓语(V)和宾语(O)三种最基本的句法成分,三种成分可组合成 SVO、SOV、OSV、VSO、VOS 和 OVS 等 6 种语序,但世界上约 90% 的语言使用前两种形式(SVO 和 SOV),而后两种形式(VOS 和 OVS)几乎不存在于人类语言中。Greenberg (1966) 从类型学角度指出人类语言存在共性和差异(个性),个性是在普遍认同共性的基础上的独特存在。以 Chomsky (1995) 等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认为,语序源于不同的参数设置,呈现的只是语言的表层差异,其深层句法结构却是相同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这种理论模式时常捉襟见肘,更多却肢解语言事实。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另辟蹊径(Lakoff 1987),坚持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映射关系,语序是对现实世界的临摹(Talmy 2003)。基于经验主义哲学或非客观主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并非一个

自足的生成系统,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类认知过程。概括起来,语言认知观有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突显观(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三种基本观点(Ungerer & Schmid 1996)。与此相对应,认知语言学者认为语序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体验以及话语功能相适应,并以它们为基本理据。此外,语序的制约包括语义限制,心理语言学家还注意到语句的长度限制,特别是修饰语及其语序,语法学家则着眼于句法及相关因素。

吕叔湘(1982)曾指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英汉语言同属 SVO 型语言,即核心居首型语言,主要成分 S(主语)、V(谓语)、O(宾语)排列趋势基本相同,修饰语(中心词修饰或限定成分)异常丰富,但语序类型差异明显,特别是名词修饰语的语序类型差别很大。从语序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共性与差异进行分析,有益于二语习得、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以及英汉语言教学与研究。

## 2. 英汉语言语序类型

英语是 SVO 型语言,属于屈折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语序受到的束缚较小,主要依靠灵活的词序和词汇手段来表达语法意义(丁志斌、石红梅 2011:19)。汉语是 SVO 型语言,虽在先秦时期也出现过 SOV 的语序,

但不占主流。相对于其他 SVO 型语言来说,汉语语序上最大的特点在于状语前置于谓语动词之前。总的来说,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汉语的语序相对稳定,主要因为汉语中词语缺乏形态变化,无法从形态上区别不同的语法关系,只能调整句子成分的顺序来实现不同语法关系和不同语义的表达(白蓝 2013:243)。

现代英语和现代汉语的主干成分(主语、谓语、宾语或表语)语序是相同的,这是英汉语言基本句子结构共性。语言共性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语际比较的基础和前提。英汉语言形式可谓千变万化,但总体上脱胎不了以下五个基本句型:

SV:主语(S) + 不及物动词(Vi.);

SVP:主语(S) + 系动词(linking-V.) + 表语(P);

SVO:主语(S) + 及物动词(Vt.) + 宾语(O);

SVOiOd:主语(S) + 及物动词(Vt.) + 间接宾语(Oi) + 直接宾语(Od);

SVOc:主语(S) + 及物动词(Vt.) + 宾语(O) + 宾语补足语(c)。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是语法型语言,非常重视结构上的完整和表达的科学性、逻辑性,是重“形合”类语言(形式关联),通过明显的形式标记(包括词的变化形态,词汇的衔接等),把个体的词组织成语句乃至语篇的语言组织手段,句中所指定界分明,句子成分组织严密,主从句脉络清晰,属显性逻辑结构型语言。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语义型语言,基本上无形态曲折变化,形式并非十分严整与受制,是重“意合”类语言(意义关联),语序是其语法结构的主要表现手段,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依赖于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等)来体现,而是凭借意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组织语言的手段),注重意义上的连贯,属隐性逻辑型语言。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这首元曲小令仅 28 个字,充分利用了汉语的意合手法,语句的简练达到了极致,通过对秋天黄昏时的景物描写,将一个奔波在外的游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将异乡游子的羁旅之思抒发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如此,英语比较讲究句法逻辑的明示,句子结构离不开逻辑词和修饰成分;汉语在构式上则不太考虑语法规则,结构比较松散,重语义的传达(以达意为主)相较于英语而言,很多语法成分与修饰成分经常被省略。在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其语序类型差异,进行语序调整(特别是修饰语语序的调整),并适当补充和删减修饰成分(Fishman 1977:81)。如:

妈妈病了,我待在家里。(Mother was ill,so I had to

stay at home.)

努力学习,你就会上大学。(If you study hard,you can go to university.)

### 3.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模式

英汉语言语序类型比较建立在语言共性基础上,并将寻找其殊异性作为对比的出发点和归宿。英汉语言在语序上显著的差异性表现在句子附加成分或修饰语的位置。换言之,英汉两种语言在一个完整句子中的语序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修饰语与中心语的关系问题。从与中心词的位置关系来说,修饰语主要有“前置式修饰语(Pre-modifier)”、“后置式修饰语(Post-modifier)”、“分隔式修饰语(Separated-modifier)”三种模式。

在人类语言里,名词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词类系统,话语表达通常离不开名词。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和渲染力,名词通常被一些形容词、数词和分词等词类所修饰,这类修饰成分被称为名词修饰语。名词修饰语是就名词的形状、数量及特征等方面的描述,在句子结构中可作为定语、同位语和补语。最常见的名词修饰语在句中表达数量、描绘、属性、方位、归属、状态等修饰意义。

#### 3.1 英语名词修饰语语序类型

通常情况下,英语名词修饰语往往是一些形容词(adjective)、介词词组(prepositional phrase)、动名词结构(gerund construction)、不定式结构(infinitive phrase)、代词(pronoun)、数词(numeral)、分词结构(participial construction)和定语从句(attributive clause)等。

英语名词修饰语和中心词的位置关系有前置式、后置式和分隔式三种模式。

模式一:前置式修饰语(修饰语+中心词)

这是英语名词修饰语中最常见的一种语法现象。能作名词前置修饰语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形容词类:a lazy bone(懒骨头)

2) 名词类:the Trump Administration(特朗普政府),  
classroom practice(课堂实践)

3) 代词类:his photo(他的照片)

4) 数词类:twenty planes(20架飞机),the 20<sup>th</sup> Century(20世纪)

5) 副词类:She is simply a child.(她不过是个孩子。这里的“simply a child”=“no more than a child, not a grown-up”)

6) 不定式结构:the much-to-be-longed for peace(渴望已久的和平)

7) 从句类:their “Money is everything” philosophy(他们“金钱万能”的人生观)

现代英语前置修饰语种类繁多,而且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前置修饰语用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长,务必引起语言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

模式二:后置式修饰语(中心词+修饰语)

和前置修饰语一样,英语中后置修饰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语法现象。能作名词后置修饰语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形容词类:形容词一般作前置修饰语,只有部分形容词可以做后置修饰语以及部分惯用法(固定搭配)中的形容词作后置修饰语(部分形容词既可以作前置修饰语也可以作后置修饰语,但存在一定的语义差别):

the president elect (当选总统)

a poet laureate (桂冠诗人)

Putin the great (普京大帝)

2) 副词类:主要有 up, down, off, home, abroad, ahead, here, there 等。

This is my first day up. (这是我起床后的第一天。)

The garden ahead is ours. (前面的花园是我们的。)

3) 介词短语类:the girl in red(穿红衣服的女孩), peace in the world(世界和平)

4) 分词短语类:the people concerned(有关人士)

The girl standing under the tree is really charming. (站在树下的那个女孩真迷人。)

Things seen are mightier than things heard. (耳闻不如目睹/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5) 不定式短语类:She is a nice person to work with. (她是一个很好共事的人。)

6) 从句类:The cunning fox hid himself in the place that couldn't be found. (狡猾的狐狸藏在了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模式三:分隔式修饰语(修饰成分+中心词+修饰成分,即修饰语与中心词隔离)

分隔式修饰语现象不太多见,散见于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等文本中。如:

*Cathy Queen of Cats*(《猫皇后凯茜》)中的经典句子“I am the great great grand cousin of the queen of France.”(我是法兰西皇后的远远远房表亲)就属于分隔式修饰语:“great great grand”和“Queen of France”都是修饰成分,前后夹伴着中心词“cousin”。

“Up to now, there is no new report to the world of the missing of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迄今还没有关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踪的最新报告)”中的“new report”及其修饰成分“of the missing of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被“to the world”隔离开了,可视为分隔式修饰语。

### 3.2 汉语名词修饰语语序模式

汉语是一种相对缺乏形态的分析性语言,是一种修饰性特别强的语言,主要依靠句子意义等其他手段来表达完整而丰富的内容,语序在表达意义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的语序比较灵活,牵涉前置修饰语不同参项之间的语序和前置修饰语与后置修饰

语之间的语序问题(邢晓宇 2015:1),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汉语名词前置修饰语的语序问题,许多学者一直坚持不懈的对其语序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分析,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旷金辉 2010)。

汉语句子中起修饰作用的主要是定语(修饰主语或者宾语等名词或代词)、状语和补语(状语和补语分别按照“前状后补”的语序修饰句中的动词)。汉语名词修饰语主要由形容词、数量词、名词、代词、动词及其相关短语句等构成。

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与中心词的位置相对固定,单个词、短语或句子几乎放在中心语之前,“的”是汉语名词前置修饰语的主要标志。

朱德熙(1982:142)把词性偏正结构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大类,粘合式偏正结构指名词、区别词和性质形容词直接(即不带“的”)作定语的格式;组合式偏正结构包括定语带“的”的偏正结构、由数量词(或指示代词加量词)作定语的偏正结构和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如果不考虑数量定语和领属定语,定语排序规律可以直观地表达成带“的”的定语排在不带“的”的定语之前。

关于汉语中的“名词后置修饰语”,学界说法不一,因为只有句子意义有特殊需要时才会出现放在中心词后面的名词修饰语,通常用逗号与中心语隔开。在文学作品中有少数句子的名词修饰语置于中心语之后(添加必要的标点符号),或者在中心语之后单独成句,基本上是为了突出或强调某个部分,出于修辞需要或美学考虑而进行的一种异位语序调整,并不是出于语法需要(熊文华 1996:70-71)。如“……飞舞的萤火虫闪着柔和的、青绿的光,把夜晚点缀得更加可爱……”一句中的“柔和的、青绿的”是典型的前置修饰语,可以调整为后置修饰语:“……飞舞的萤火虫闪着光,柔和的,青绿的,把夜晚点缀得更加可爱……”,但这种调整就使修饰语变得有点象状语的感觉了。

老舍先生说,“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她的眼睛||很大,她的嘴巴||很小,她的个子||不高。”

这样的句子,句法单一,形式呆板,没有变化。若改为如下表述,就活泼起来:

“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大眼睛,||小嘴巴,||个子不高。”

原句将四个主谓结构的句子,一线铺排下来,完全没有变化,显得单一呆板。调整语序(词序)后,形成一种变化美与修辞美,自然就活泼起来了。

就汉语名词修饰语的类型而言,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修饰语和中心词的位置关系有“名词前置修饰语”和“名词后置修饰语”两种模式,但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汉语名词前置修饰语现象非常复杂,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汉语名词后置修饰语虽然有松散式变体现象存在,但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统一论,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隔式修饰语”一说。

### 3.3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类型差异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修饰成分词类差别。英语分词(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可以作名词短语前置修饰语,汉语没有分词形式;英语副词可以做定语,汉语不可以(如:the world outside/外面的世界);英语没有量词(但有表示度量的名词),汉语有量词(如:a piece of paper/一张纸)。

2) 句式形态差别。英语多用定语(或定语从句),汉语定语短而精,且多用状语(如:There stays a little yellow, tagged, lame, unshaven, beggar. /那儿有一个讨饭的,身材矮小,面色苍黄,衣衫褴褛,瘸腿,满脸胡子。)

3) 标记性与非标记性差别。英语名词修饰语位置比较灵活,有前置修饰语、后置修饰语、分隔式修饰语,是非标记性的;汉语名词修饰语(包括定语和状语)主要是前置修饰语,属于无标记语序,后置修饰语不多见,属于有标记语序(沈家煊 1996;储泽祥 2001;焦春 2006;吴福祥 2012)。

总的来说,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差别很大,英语名词修饰语在词组中的位置比较灵活,汉语名词修饰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这是英汉名词修饰语的一大主要区别(张健、张晋 2007:98),在进行英汉双语转换(翻译)实践时,必须根据英汉语言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修饰语的语序类型转换(张法科 1996)。

## 4.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类型的认知视角

### 4.1 语序类型学视角

Greenberg(1966)指出,SOV型语言属于“修饰语—被修饰语”的语序。根据语言事实,汉语修饰语语序符合SOV型语言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的特点。汉语修饰语位置与SOV型语言一致,但是汉语大量使用前置词和宾语在动词之后的特点又与SVO型语言一致。可以说汉语既有SVO型语言的特点,又有SOV型语言的特点。根据语序的蕴涵共性与语序和谐理论,VO型语言中心词偕首,“中心词+修饰语”是其优势语序。英汉语言是核心偕首型语言(head-initial language),因为动词V位于它所支配的名词O之前。但汉语在这一点上有点例外,这也许就是汉语语序的独特性(个性),这也造成了汉语中的歧义句比英语要多,部分歧义句就是汉语背离人类语言的语序共性付出的代价使然(焦春 2006:8)。

### 4.2 认知语言学视角

Talmy(2003)认为语序是对现实世界的临摹,语言临摹性是一种典型图式象征(Ungerer & Schmid 1996),语序与思维顺序相对应,语序能够反映语言使用者的逻辑

思维和心理结构模式。人们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形成的概念结构跟语言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象似性”(Haiman 1985;Givon 1990;沈家煊 1993 & 1996)。语言的逻辑结构极其复杂,语序的排列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的认知策略(袁毓林 1999:200)。

人类思维和认知模式是相通的,共同的认知模式决定了人类语言在形式上存在共性。语序跟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相关,语序在人类语言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基本上遵循信息量由小到大的排序规律和语序原则。

对于同一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描述,英汉语言表达的逻辑顺序存在相同之处。但语言个性的存在和思维模式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自然会出现不同的表达形式,对同一客观事实有着不同的语言传达顺序(丁志斌 2014:21)。英汉语序差异,特别是名词修饰语语序差异可以从“图形-背景”理论得到解释:英语具有很强的由“背景”到“图形”的感知倾向,在中心词与修饰语关系中总是以中心语为图形,以修饰语作为背景,先提出中心语,接着叙述修饰语;汉语则相反(沈家煊 1996:11;焦春 2006:8)。

## 5. 结语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存在共性与差异,与英汉两种语言的类型相关,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模式与思维方式相关,还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相关。对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英汉名词修饰语排序规则的语法现象,对二语习得、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以及英汉语言教学与研究大有帮助。

## 参考文献

- [1]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2] Fishman, L. A.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 [M]. Mouton: The Hague, 1977.
- [3] Givon, J.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0.
- [4] Greenberg, Joseph H.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sup>nd</sup> Ed.)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5] Haiman, J. *Iconicity in Syntax*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 [6]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7]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8] Ungerer, F.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Massachusett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6.
- [9] 白 蓝. 先秦汉语 SVO 语序的焦点语用研究 [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6):243-246.
- [10] 储泽祥. “名+数量”语序与注意焦点 [J]. 中国语文, 2001(5):411-417.

# 英汉“MP + A”中“负向 A”的制约解释研究

罗思明, 查如荣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2)

**摘要:**关于“MP + A”中“A”的制约有两种主流解释观点: 语义量级说和语用层级说。语义量级说从“A”或“MP”的量级结构出发解释“A”的正向绝对制约和“负向 A 的不可能性”, 采用的是单一语义解释说, 其语料分析基本是“英语中心论”。语用层级说突破语义单一范围, 主张使用者的生理/物理和文化知识在“A”制约上具有层级分别和作用差异, 其语料分析基本是“跨语言倾向论”, 在“A 正倾向”和“负向 A 的弱态义‘中和化’”上比语义量级说具有一定优势, 但远未达到“充分性”。

**关键词:**“MP + A”结构; 负向 A; 语义量级说; 语用层级说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8)01-0014-05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bjective overview of and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xplanatory adequacy of the two major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adjectival constraints o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MP + A” constructions.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holds an absolute idea that only the positive gradable adjectives can be acceptable in the “MP + A” constructions, while their negative counterparts are impossibl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is totally semantic and English-centered. The hierarchy of pragmatics contends that language users' world knowledge consists of hierarchically-arranged physical and cultural properties, which exert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acceptability of adjectives in “MP + A” constructions. The second theory is cross-linguistic and beyond language. Therefore, it is more explanatory than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in terms of the positive preference of adjectives and the neutralization of some negative adjectives in “MP + A” construction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proposal that both theories in question are not adequate in explanation.

**Key words** “MP + A” construction; negative adjective;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the hierarchy of pragmatics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18.01.004

## 1. 引言

英汉“MP + A”结构是指英汉语中表绝对度量的“数

量(名) + A”形义匹配体,其“A”被“中和化”(neutralized),无“比较义”,其制约异常复杂,存在语际差异,如:

- [11] 丁志斌. 英汉语序的类型学特征[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1): 20-23.
- [12] 丁志斌, 石红梅. 英语语法化演变的类型学特征[J]. 外语教学, 2011(2): 19-22.
- [13] 焦春. 英汉修饰语序对比[D]. 上海: 上海海事大学, 2006.
- [14] 旷金辉. 汉英名词前置修饰语序对比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 [1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6]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 2-8.
- [17] 沈家煊.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4): 8-13.
- [18] 吴福祥. 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与断想[J]. 中国语文, 2012(4): 347-355.
- [19] 邢晓宇. 认知入景视角下现代汉语名词的修饰语研究: 功能与语序漂移[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5.
- [20] 熊文华. 汉英定语、状语、宾语的位置[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4): 69-73.
- [21] 袁毓林. 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2): 185-201.
- [22] 张法科. 论现代英语的定语前移趋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6(1): 24-27.
- [23] 张健, 张晋. 英汉名词修饰语序对比研究及其认知分析[J]. 巢湖学院学报, 2007(5): 98-100.
- [2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调查词表动态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17YBA3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丁志斌, 吉首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郑荣